

一位老作家在其散文集的自序里，引了一则古代笔记小说中的故事，颇觉有趣，兹摘抄如下：

一个乡下人，因懒于农事，弄到无以糊口的地步，便跑到外地操起术士之业来。一天，他正在庙会上作态说法，忽见一本村熟人在旁围观，脸一红，丢下摊子逃走了。

老作家评析道：此人以后若改变行当，倒还可以干出点什么的。因为他虽一时失去了真相，但还多少保留着一点真意。

老作家希望术士反璞归真，那愿望是不可非议的。但笔者从亲身经历的社会大戏台中知道，要使这种人回到正轨上来，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他的渐而逃走，固然表示着羞耻之心尚未泯灭，但谁能担保他到了异地不再旧业重操？倘在羞耻之后，他能当面向乡亲认错，就象《世说新语》里的周处一样，倒是可以信赖的。可叹的是，他只是逃，怕还是不愿老老实实回家务农的。

其实，老作家何尝不知道这种人的“改也难”呢？他虽一面

抱希望给他，终没有肯定他一定会改变行当，便是很大的保留。

当然，这术士比起鲁迅笔下的青皮来自然是高尚得多的。那三十年代天津街上的青皮，要给下车的客人送行李，客人嫌贵不许，他便恣然作色道：“我还是送，还是非要那些钱不可！”

其廉耻丧尽的程度，术士是望尘莫及的。青皮无赖到这地步，那是因为有社会的恶势力在支持着他们，包庇着他们。术士们如果不洗心革面，是极容易和恶势力勾结，变为青皮的。那他或者卖药行医，或者挂牌招讼，或者挟着皮包开什么公司，或者冒充发明家出售专利，到这时候他见了乡亲不但不逃，还会拉住手，对大家说：“诸位若不信，请问这位大哥，看我的信用到底如何，我的痼疾就是我医好的，官司就是我给打赢的……”可以一连串举出许多事例，个个生动具体。老实巴结的人就只有招架之势，而无还手之力了。

所以，希望术士改正的愿望不能没有，但警惕术士继续堕落的小心又何尝可以松懈？

### 也谈术士的逃走

刘羽升

刊头设计

王少凡



取出一斤粮票，你会发现上面“一市斤”却错写为“一市斤”。

### “市”和“市”

丁未

这两个字可太相似了。无论是印刷体还是手写体，如不仔细辨认，还真不容易区分开来呢。

市，读shì音，五笔画，笔画顺序是：点、横、竖、横折钩、竖。由它组成的字有：“柿(shì)”，“柿shì”等。

市，读fù音，同“馱”字。四笔画，笔画顺序是横、竖、横折钩、竖（贯穿上下）。由它组成的字有：“肺fèi”、“沛pèi”、“霈pèi”、“薹pèi”等。有的同志由于不

仔细辨认，误把“肺”算为九笔，而把“沛”算为八笔，就是由于把右边的偏旁误认为“市”了。

怎样区分这两个偏旁呢？可以根据字的读音来加以分辨。凡是读shì音的，包含的部件一定是“市”；凡是字音的韵母为ei的，包含的部件一定是“市”。

但是有一个字是例外的：闹(nào)。这个字之所以会成为例外，是因为它不是形声字，字中的“市”并非其声旁，它的音同全字的音无关。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相当恶化，并已预感到生命越来越短促，时间不会再长了。然而，他却奋起高呼：“要赶快做。”于是立即行动起来，抱病翻译写作。他逝世于这年十月十九日，而在十月十四日，他还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等复信三封，还稿一篇；十六日，复李虹信并还稿，并给曹白复信和三位朋友赠书。当天下午在体力极其衰惫的情况下，又作《曹靖华译〈苏联作家七人集〉序》十七日，还

###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

续写作，用行动实践了他年轻时立下的“哪怕把我累死，我也要一鼓作气干到底”的誓言。

(李岚 荐)

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晚年为了完成文学巨著《人间喜剧》小说集，濒于死亡仍在向医生探问自己还能活多久。他问：“我要完成这项工作，活半年可以吗？”医生摇摇头。巴尔扎克又说：“六星期如何？”医生还是摇摇头。巴尔扎克急了，说：“至少六天总可以吧？我还可以写个提纲。还可以把出版的五十卷校订一下。”医生估计他只能活一、二天，劝他马上写遗嘱。巴尔扎克却不听医生的劝告，仍然挣扎着继续写作，用行动实践了他年轻时立下的“哪怕把我累死，我也要一鼓作气干到底”的誓言。

### “黄色”小考

彭涛

经常提到要禁止传阅黄色小报、书刊，禁止看黄色录像。许多青年问：为啥把淫秽书报、录像等说成是“黄色”，而不说是其它颜色呢？

原来，十九世纪，美国有两个报业资本家，一名赫斯特，一名普兹。他们为了赚钱牟利，就在他们所办的报纸上，竟相登载低级趣味的连环画《黄色孩童》，这报被人嗤之为“黄色报纸”。这就是“黄色”报纸的起源。

后来，人们就把“黄色”作为一种象征，用以象征腐化堕落。因此，专门刊载下流的色情书报，就叫“黄色书刊”；大量登

### 读过《马钧传》

(作者：傅子)的人，大凡都知道马钧一生的创造发明：一是改进织

绫机(即丝织品的提花机)，使生产效率较前提高了四倍以上；二是制造了指南车；三是创造了翻车，这是一千七百年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机具；四是改进了“水转百戏”，说明他在转动机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；五是改进了连弩、发石车等兵器。他在创造发明上成绩显著，就他的才能和高超的技术而言，尽管都超过了春秋时期的有名工匠公输般(即鲁班)和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张平子(即张衡)，然而，他却在魏明帝(曹叡)当朝时得不到重用，一直被埋没着。



### “猎枪”与“干粮”

1962年，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时，在一次对研究生的讲话中，谈到一个学生在学校里主要应当学什么的问题，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：猎人到森林里

### 贵在用其所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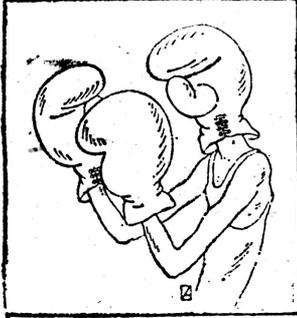
孙润民

的是一种顾问性质的闲官，不能主管工程制造，就好比我们在的有些大学生，明明是研究机械制造的，而非要让他们去干与机械无关的工作一样。处境限制了马钧不可能有更多的、更科学的、更先进的创新发明，这对马钧的一生来说，实在是痛惜莫及的事情！

“用人不当其才，闻贤不试以事，良可恨也！”这是傅子在篇末的一番议论。可见，在一千七百年前，古人都深刻地认识到，用人不用他的专长，知道他有才能而又不让他去发挥，这实在是不可惜的！我国目前正处于

去打猎，要准备猎枪和干粮。如果一个学生生在学校里，只知道积蓄知识，而不懂得与此同时，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，那么，他毕业走上工作岗位，就象猎人走进森林只带干粮没带猎枪一样。没有猎枪，干粮带得再多，也会很快地耗尽而饿死。如果有一支猎枪，并能运用自如，那还愁没有吃的吗？森林里有的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食物！

蒋南翔同志把学习方法比作“猎枪”，把积蓄知识比作“干粮”，意义是很深刻的。就是说不仅要努力积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学习方法和提高自学的能力。(魏竟勇)



交通事故

万全之策(苏联幽默画选)

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《雅典的泰门》一剧中，对货币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。马克思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金我拜物教，还在《资本论》中专门加以引用。其实，这样精采的描写，在中国早已有之，而且，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千二百多年呢，这就是西晋隐士鲁褒的《钱神论》。

那时我国古代的钱币是外圆内方的铜铸币。鲁褒在《钱神论》里解释说：外圆象征着天，内方象征着地。所以，“钱之为体，有乾有坤。”它又象征着长寿，永不腐朽，流通不息，“为世神宝”。人们对它“亲爱如兄，字曰孔方。”从此，钱又有了一个“孔方”的趣名。后来文人说话写文章干脆把钱称为“孔方兄”了。

接着，鲁褒形象地描述了“孔方兄”的无穷神力：“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。解严毅之颜(使板着的面孔开笑颜)，开难发之口(使难办的事情能开口答应)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处前者为君长，在后者为臣仆。”“钱之所佑，吉无不利。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”“钱物，无位而尊，无势而热。排朱门(推开王侯的

### 批判金钱拜物教的好教材

鹿清慧

大门)入紫达(进入内室)。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。钱之所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”“忿净辨讼，非钱不胜！孤弱幽滞(囚禁)，非钱不拔(解脱)；怨仇嫌恨，非钱不解。”

“孔方兄”有如此神力，所以那“京邑衣冠(世族、士绅)，疲劳讲肄(讲学的地方)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。但“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”那“洛(洛阳)中朱衣(贵人)，当途(当权者)之士”“爱我家兄。皆无己已(不能自制)。”

进而，鲁褒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儒家的“天命观”，“子夏云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’吾以(认为)死生无命，富贵在钱。何以明之？钱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成，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。性命长短，相禄(相貌官禄)贵贱，皆在乎钱”，与老天又有何相干？而且，“天有所短，钱有所长。四时行焉(变化)，百物生焉，钱不如天；达穷开塞，振贫济乏，天不如钱。”

鲁褒这种愤世嫉俗的语言，是对封建社会货币拜物教的有力批判。他揭露了封建社会有钱就有了一切，有钱“可使鬼”的黑暗现实，这在当时自有其积极的意义。今天，《钱神论》对我们仍然有启发和裨益，实在是一篇批判那种“一切向钱看”的难得的好教材。



傲霜

祝友民作

